



阿朵 一位非遗音乐人



[阿朵原创舞台剧]

“所有人都认为我在舞台剧《天生傲骨》里会去演叶子，没人想到我演的是阿婆”。从中国初代唱跳女歌手到苗族鼓舞非遗传承人，也没人想到阿朵再次出现在观众面前，成了身兼舞台剧编剧、导演、主演三职的戏剧人。前不久，《天生傲骨》在西岸大剧院上演。“我是我所是，因为我天生就是”，是该剧的核心台词，也是阿朵要对每一位观众说的话。一路走来，她也是这么鼓舞自己的。早期职业生涯中，她几乎没有“同行”；但是自从“回归”湘西、学习鼓舞之后，她有了“同行者”。在准备演出的间隙，她接受了独家专访。

自家阳台上的花最美

成为苗族鼓舞非遗传承人，对于阿朵而言，算是“回归”。她的家乡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012年，我退圈了一阵子，回到家乡，回到原生态的状态和老家的人在一起。”她从小看他们打鼓时，并没有特别的感受，但是在历经中国流行乐坛的起起伏伏，在“自己卷自己”多年之后，她再看到他们打鼓，“就像是人走了一大圈之后，才发现自家阳台上的花，最美。”于是，她还是跟随80多岁的苗族鼓舞老师洪富强学鼓。

一开始对方并不当真，“人家觉得这小姑娘好像还是个明星，看起来细皮嫩肉的，吃不了两天苦。”初学阶段，阿朵确实把自己搞得浑身淤青：“一上来打鼓的劲道，很难控制轻重，姿势也不一定到位，一不当心就挫伤、砸伤手、脸等地方。”她打了一年多。直到有一天，洪师傅问：“你可不可以去试试做非遗传承人？”她更来劲了，找了和她一起打鼓的姐妹们成立了一个团，名为“苗鼓十三姨”——这些女性来自各行

各业，有茶农、保安、警察、全职妈妈……

于是，阿朵发现，“苗族鼓舞有着更多的可能性，需要被年轻人热爱”，能推动这一点的人不多，他(她)需要：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又有能力和决心，还需要社会影响力”。加之洪师傅年事已高，一直感叹：“我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把苗族鼓舞带得更远”——于是，她就想到了：自己。接着，她还考虑，成团表演就需要“剧场之内的观赏性”，而不是纯粹农耕时代的户外展示。为了扩大苗族鼓舞的影响力，她又自深山回到了北京。

打着鼓然后长出骨头

阿朵始终在思考自己的定位，处事理性，为人感性。“在台上，我是‘十三姨’的师傅，我可能打得更创新，更衍生出一些新手法；在台下，‘十三姨’里的其他人都是我的师傅，她们更符合传统的标准。”阿朵觉得，“这就是——传承。”

在深山里的5年，治愈了阿朵在流行歌坛里受的伤——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对自己提出高要求：“我是既能唱又能跳，还要自己创作歌曲的人。”在这一阶段里，她没有“同行”的意思是：“我同类竞争对手都是国际大腕儿。”确实，时至今日，中国流行音乐领域的女唱作人中，依然很少有可以同时兼在歌、舞、创作三个领域具备高水准的艺人，无论男女。因而，超负荷的工作量，终于让她在2012年大病一场，胸痛难忍，最后感觉被抽空了的她，归隐山林，汲取了自然、民族、家乡的力量，才逐渐复苏。

关注少数民族音乐舞蹈和非遗项目，创建“生养之地”厂牌，签约苗族情歌传承人、苗族芦笙传承人、湘西水腔传承人、布依族歌王、纳西族歌手等。

他们的重量级作品，就是2021年推出的音乐专辑《天生傲骨》。这是一张世界音乐风格的专辑，原始的鼓舞被赋予了当代的节奏和电子音乐的配器，歌词充满自信：“我是天生；我是天上盛开的梅花朵”——这也可以当作舞台剧《天生傲骨》的“前奏”。

“我们打鼓，打着打着——长出了骨头。这就是如今的《天生傲骨》。”阿朵说着，眼波流转中泛着光。

我是叶子我也是花朵

阿朵很坦诚：“所有创作者、任何艺术家，一定是从自己最亲历的感受出发，呈现出最有血有肉的灵魂。”“每一部作品”，她停顿了一下，“都是——灰烬重生的作品。”

“阿朵”这个名字是苗族、土家族地区女孩子很常用的名字：“就像是藏族女孩会取名‘尼玛’，我们苗族、土家族的女孩子都是各种‘朵’——我是叶子，我也是花儿。”阿朵说，“我可以是主角，我也可以是配角。”

叶子，是舞台剧《天生傲骨》的女主角。她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如何从深山奔向城市，如何在城市搬砖时不适应，又在梦境中与阿婆重逢。叶子往来于都市与山间，感受到都市斑斓与竞争压力，也享受乡村神秘与山花绚丽。剧中，叶子与身穿苗族灿烂服饰的阿婆的对唱，最为撼动人心。叶子的稚嫩嗓音与阿婆充满历练的表现力形成岁月积淀的对比，悬在她俩头顶的枯枝有着猎豹的造型——能量蕴含在大自然间，也蕴藏在女性的心底。

“这是一部有关女性成长的舞台剧”，阿朵表示，“叶子也未必是花朵的配角，都是天生傲骨——那就是你相信你所谓是，你天生就是。”

“该剧的上半场，是问；下半场，是答；所以只看半场会找不到答案。”阿朵作为编剧、导演和主演，每天都在耗尽心力。其中98%的歌曲都是她创作的。从萌生制作舞台剧这个念头，到如今上演，中间花费了8年。真正剧组集结是半年前，“初创团队有100多人，剧组成立后也有50多人，其中包括5位非遗传承人。舞台演出涉及20多种非遗项目。”她把原生态非遗项目创编成舞台剧的过程，说得很简约：“这就好比做融合创新菜，这里、那里，多放多少花椒、辣椒……”

追问之下，她才举例：“我会待在人家家里不走，直到我们找到最合适的表达方式。”《等待的新娘》这一片段，展示了历经71次错过，终于在第72次才会合的青年夫妻的故事。这首民族歌曲的编配，阿朵找了3位音乐人，每个人都制作了8个版本，亦即阿朵是从24个版本的编曲里择一选用的，以至于有人问：“你是不是什么难干就干什么？”“我不是故意的，艺术的胃口，是会越来越大的。”她“辩解”道。《天生傲骨》一直找不到阿婆这个角色的扮演者——她要

“睿智、调皮、叛逆”。最终，阿朵说，那我就上吧！“为了这出剧，我也‘熬’成了婆。”

阿朵甚至为此“发明”了一个新概念：“未来民族美学”。“一般人想到‘民族艺术’，就会本能地想到‘这是爹妈那一代的东西’或者简单一个字‘土’；但是我觉得不是‘土’而是‘酷’——世界是个圆，如果我们走到未来，也会发现原来终点就是起点。”她乐于去做“文化的翻译者”。

她深切地感受到过去自己的“竞争者”是“国际大腕儿”，也意味着自己追求的都是“舶来品”，是“瞬时的潮流”，是表面的、一时的绚丽。“我当时对自身内外的价值都很模糊，远远没有达到如今对自己的要求。”阿朵对当前的自己尚且满意，“我还没有自由到可以动用更多的资金，把《天生傲骨》完全打磨，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看到这部剧之后是受益的。”目前，该剧自上海西岸大剧院开启中国巡演，接下来还将去北京、深圳等地巡演9场。

阿朵想用四个字形容“未来民族美学”：守正创新。在这条路上，作为以非遗音乐为元素的创作人，她依然没有同行，但是有人同行——这就是《天生傲骨》这个剧组：“我是我所是，因为我天生就是。”

朱光(摘自《新民晚报》)



土灶生起柴火，烧开一锅清水。老布袋装满一袋雪白的蚕茧丢进水中，40分钟后捞出。清水丝绵加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静惠取出一个煮过的茧子，放在冷水中轻轻晃动，灵巧的手指很快找到了茧子的收口处，双手一撑一翻，蚕蛹剥出，茧子变成了一张丝绵。张静惠是浙江嘉兴桐乡市

人，2018年，她辞去上海高薪工作，回老家创业，租下2.5万平方米的空地后，建起了蚕房、工作室，种下了一片桑园。“种桑养蚕、做蚕丝被和一些丝绸产品，基地还能让人体验种桑养蚕的过程。我希望能让人更直观、深入地理解江南传统的蚕桑文化。”张静惠说。

杭嘉湖平原是中国蚕桑丝织的发源地之一。2008年，杭州余杭区率先申报清水丝绵制作技艺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6月，嘉兴桐乡市将清水丝绵加工技艺列入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同年9月，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清水丝绵制作技艺是其中重要的子项目。

受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影响，大量桑地被改作他用，年轻人不再养蚕，历史上的蚕乡丝府无法保留传统的民俗。张

静惠说，在她小时候，收茧子的季节，每家主妇都在门口剥茧，过道的竹竿上晒着一张张剥好的丝绵网。这些丝绵是做丝绵被的原料，在当地，这是婚嫁时最重要的陪嫁。每个母亲都会一年年剥茧、攒丝绵，等女儿出嫁时为她送嫁。

桑蚕老手艺 在她手上 生出时尚新故事

这些老手艺逐渐消失，跟经济效益相关。一个主妇忙一天，最多只能剥两斤干茧。现在丝绵被都用机翻丝绵，效率成倍提高。

最近，张静惠接到了国外内衣商的订单，对方偶然看到她的制作清水丝绵的视频后找过来，用高于民间十几倍的价格收购手翻丝绵片。在当地，传承这门手艺的工匠也都

年过古稀，因此辗转来中国寻找产品。

“要剥出高品质的丝绵，从养蚕开始就要步步细化，仔细喂养和防护，避免蚕儿生病，快上山的蚕要养在干干净净的方格纸上，叶子及时清理，以免茧子碰到发黄。”张静惠介绍，只有

健康的蚕才能养出雪白的茧子，化成蛹之后摇一摇，会发出清脆的丁丁响，这样才能剥出高品质的丝绵。

翻丝绵同样要求很高。煮好的茧子连袋用清水反复冲洗，把煮茧的碱、残余的蛹油冲得干干净净，丝绵才能洁白。接下来是做“小兜”和“大兜”，从最薄处把茧子剥开，去掉蚕蛹，把茧子扯大套在手上，这叫

“小兜”。再把“小兜”绷上绢布，把粘在上面的蚕蛹壳等杂质拣干净，再一点点扯匀，扯成一个厚薄均匀的丝绵壳，这叫“大兜”。张静惠说，曾是家家户户都做的老手艺，想不到也是国外追捧的奢侈传承。

作为设计师，张静惠从民间收来的老一辈压箱底的老土布、粗绸布，设计成时髦的禅服、茶人服；把采桑养蚕、手工剥茧抽丝、老纺机纺丝织布、用当地非遗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印出图案，再做成服装，全过程呈现在网上。现在，张静惠在公众号、直播间的粉丝已有几十万。张静惠说，她和伙伴们努力的方向，就是让更多人看见江南老手艺，喜欢老手艺，让传承江南地区几千年的蚕桑文化更时尚、更有生命力，更好传承下去。

顾春(摘自《人民日报》)

